

神秘岛

L'ÎLE MYSTÉRIEUSE

〔法〕儒勒·凡尔纳 著

张竝 译



神秘岛

L'ÎLE MYSTÉRIEUSE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张竝 译

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版全译本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岛 /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张竝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201-11150-6

I. ①神… II. ①儒… ②张…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1570号

神秘岛

SHEN MI DAO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产品经理 张哲玮
责任编辑 张 璐
特约编辑 王小凤
装帧设计 谈 天

制版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17.5
插 页 2
印 数 1-7,000
字 数 422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目 录

CATALOGUE

第一部分	003	Chapitre 01
LA PREMIÈRE PARTIE	010	Chapitre 02
空难者	019	Chapitre 03
	027	Chapitre 04
	035	Chapitre 05
	043	Chapitre 06
	050	Chapitre 07
	059	Chapitre 08
	068	Chapitre 09
	078	Chapitre 10
	086	Chapitre 11
	096	Chapitre 12
	105	Chapitre 13
	114	Chapitre 14
	122	Chapitre 15
	129	Chapitre 16
	137	Chapitre 17
	146	Chapitre 18
	154	Chapitre 19
	162	Chapitre 20
	170	Chapitre 21
	179	Chapitre 22

第二部分	191	Chapitre 01
LA DEUXIÈME PARTIE	200	Chapitre 02
遭弃者	210	Chapitre 03
	219	Chapitre 04
	227	Chapitre 05
	238	Chapitre 06
	248	Chapitre 07

256	Chapitre 08
264	Chapitre 09
274	Chapitre 10
283	Chapitre 11
293	Chapitre 12
305	Chapitre 13
314	Chapitre 14
324	Chapitre 15
332	Chapitre 16
342	Chapitre 17
352	Chapitre 18
360	Chapitre 19
369	Chapitre 20

第三部分
LA TROISIÈME PARTIE
岛屿的秘密

379	Chapitre 01
388	Chapitre 02
397	Chapitre 03
408	Chapitre 04
418	Chapitre 05
426	Chapitre 06
435	Chapitre 07
443	Chapitre 08
447	Chapitre 09
456	Chapitre 10
463	Chapitre 11
470	Chapitre 12
479	Chapitre 13
489	Chapitre 14
497	Chapitre 15
509	Chapitre 16
518	Chapitre 17
527	Chapitre 18
539	Chapitre 19
549	Chapitre 20

神秘岛

L'ÎLE MYSTÉRIEUSE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张竝 译

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版全译本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一部分

LA PREMIÈRE PARTIE

空难者

CHAPITRE 01

第一章

1865年的飓风 — 空中的惊呼声 — 飓风裹挟的气球 — 撕开的信封 — 极目所见唯余大海 — 5名乘客 — 吊篮上发生的事 — 地平线处的海岸 — 故事的结局

“我们在往上升吗？”

“没有！正好相反！我们在下降！”

“比这还糟，西鲁士先生！我们正在往下掉！”

“天哪！快把压载物扔掉！”

“最后一个袋子扔下去了！”

“气球在上升吗？”

“没有！”

“我听见了海浪的拍打声！”

“大海就在吊篮下方！”

“离我们应该500英尺都不到了！”

一声吼叫撕破长空，直至淹没了最后一句话：

“把所有重的东西全扔出去！……全扔掉！接下来就听天由命了！”

1865年3月23日凌晨4点，广袤无垠的太平洋上空，这几句对话

骤然响起。

今年春分时节，东北风到处肆虐，气压降至710毫米汞柱，令人难忘。这场飓风无休无止，从3月18日一直持续到26日，在美洲、欧洲和亚洲造成了巨大破坏，受灾区域宽逾1800英里，从北纬35度至南纬40度，斜刺里穿过赤道！城市被掀了个底朝天，树木被连根拔起，海岸被耸峙如山的汹涌海水劈面盖住，船只被抛上岸。据海事局统计，受损船舶多达数百艘，大片土地被夷为平地，飓风所经之处，狼藉一片，数千人命丧陆地，或被海水吞噬，可怕的飓风在身后留下了残垣断瓦。这一切无不见证着它的狂暴。比起1810年10月25日及1823年7月26日分别肆虐哈瓦那与瓜德罗普岛的飓风，这次威力更惊人。

但就在这灾难笼罩陆地和海洋之时，风起云涌的空中也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一幕。

被风暴裹挟至顶部的气球坠入了急旋的气柱之中，以时速90英里¹的速度自转，东奔西颠，仿佛被空中的大漩涡紧紧地攫住。

气球底部晃荡着一艘吊篮，勉强可见搭有5名乘客，他们被浓雾和直曳洋面的水汽裹住，使人难以将船上的景象看个分明。

——这浮于空中的吊篮已沦为暴风的玩物，但它究竟从何而来？它是从世界的哪个角落被抛至此处？显然，飓风横行期间，它断然没法离开地面。可飓风已足足刮了5天，18日那天就已初显端倪。想必气球来自遥远的地方，否则它怎能在48小时内穿越近2000英里的距离呢？

不过，那些乘客完全没有办法估算启程迄今飞越的距离，因为

1. 相当于每秒 46 米或每小时 166 公里（近 42 法里，每法里相当于 4 公里）。除非特别说明，本书所有脚注均为原书所有。

他们没有任何定位工具。有意思的是，这风暴固然狂烈，但他们倒也平安无事。虽然气球东倒西歪，旋转不停，他们却丝毫不感觉不到是在旋转，也没觉察到一丝的颠簸。他们的视线无法穿越吊篮底部越积越厚的雾气。四周全是浓雾，就连云彩都是浓厚的一层，完全辨不出白天黑夜。只要他们还待在空中，就见不到丝毫的光亮，听不到人烟稠密的大地上传来的任何声响，大洋的咆哮声也无法穿透无边的黑暗。快速下坠只让他们意识到危险临头，毕竟下方就是万顷波涛。

抛掉弹药、武器、给养这些重物之后，气球终于升到了上方，高度达4500英尺。那些乘客察觉大海就在吊篮下方，意识到上升比下降更安全，就毫不犹豫地将物品抛出了篮沿，甚至就连一些最实用的物品都不放过，直到再也扔无可扔，只剩下赖以生存的气体，正是这气体承载着他们，飘浮于深渊的上方。

他们就这样度过了担惊受怕的一夜，若精神不够坚强，想必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吧。随后，白昼重现，随着天光展露，飓风也逐渐缓和。从3月24日那天晨曦微露起，风暴归于平静的迹象逐渐显露。拂晓时分，云层升至高空。几小时后，飓风就已遁迹于无形。飞沙走石的飓风此时已变成“凉爽的”强风，气流的移动速度减缓了一半，水手们称之为“扬帆的微风”。此时，风也息了，浪也静了，总算消停了下来。

11点钟，下层气流明显清静了许多。在各种大气现象接二连三地登场之后，湿润的大气不仅能看得分明，甚而可触可感。飓风不像是往西流窜，而是后继乏力。它会不会像印度洋上的旋风那样，往往说停就停，倏忽间便烟消云散了呢？

但到了这个时候，仍然能发现气球在慢慢下降，好像还在渐渐地漏气，气球的外层变长了，松弛了，从球形变成了卵形。

至中午时分，气球距海面已不足2000英尺。球体的容积为50000立方英尺¹，多亏有这样的容积，它才能长时间飘荡，或往高处飘浮，或水平移动。

那些乘客将最后几样仍嫌重的物品全都扔了出去，如保存的食物，就连塞在口袋里的小物件都没放过，其中一人攀上与缆索相连的气球，设法将气球下部的吊篮绑紧。

显然，这些乘客已没法使气球一直飘于空中，因为氢气已经不够！

他们就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了！

此时，下方既无大陆，亦无岛屿。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供着陆的地方，没有坚实的地面让他们稳当地降落。

下方是无垠的大海，翻滚着惊涛骇浪！大洋无边无际，即便像他们那样能居高临下地眺望，方圆40英里一览无余，也仍然毫无所见！海面被飓风无情地捶打着、鞭笞着，他们觉得仿佛跨骑于狂暴的波浪之上，浪尖不绝如缕！根本见不到一片陆地，也望不到一艘船舶！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气球下降，阻止波涛将它吞噬。吊篮上的乘客紧急行动起来。但任凭他们怎么努力，气球仍在一个劲地下沉，而且，飓风还裹挟着它从东北往西南方向呼啸而去。

这些人实在可怜，处境岌岌可危！他们显然已难以操控气球。种种尝试均无果而终。气球的气囊一直在漏气。气体正在散逸，无论如何都阻止不住。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到下午1点，吊篮距大洋已不足600英尺。

1. 约等于1700立方米。

气体从气球的裂口处肆无忌惮地泄了出去。

吊篮内的所有物品都已扔了，所以这些乘客还能在空中飘上几个小时。但灾难仍然不可避免，只不过是推迟了而已，如果入夜之前仍然不见陆地，那么乘客、吊篮和气球最终都将消失于万顷波涛之中。

不过，还有唯一的办法。气球上的乘客个个勇敢无畏，根本听不到一句抱怨的话从他们的口中说出。他们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竭尽所能地延缓坠落。吊篮只不过是柳条箱之类的东西，若是下坠，根本无法浮于海面。

下午2点，气球与海面已不足400英尺。

就在此时，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听得出这人丝毫不懂何为恐惧。应声的那人也是果断干练之辈。

“所有的东西都扔掉了么？”

“没有！还有10000法郎金币！”

一个沉甸甸的袋子于是立马被抛入了海中。

“气球升上去了么？”

“升了一点点，但还会再往下掉！”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往外扔？”

“没了！”

“怎么没有！……还有吊篮！”

“我们抓住缆索！把吊篮扔海里去！”

这确实是给气球减负的最后一招。将吊篮与气球相连的缆索割断后，正在下坠的气球升至2000英尺的高度。

5名乘客全都攀到了气球上方的缆索上，栖身于索网中间，注视着这片深渊。

我们都知道气球很灵敏，哪怕将很轻的物品扔掉，也能使之垂直位移。飘浮于空中的气球保持着数学般精确的平衡状态。所以，只要减去相对较重的分量，它就能瞬间大幅度移动。当时就是这种情况。

但在上层区域保持平衡没一会儿，气球又开始下降。气体一直从裂口处往外逃逸，没法堵住裂口。

乘客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可是人力根本无法挽救这个状况。现在，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下午4点，气球距海面只剩下500英尺。

传来了响亮的犬吠声。一条狗和乘客在一起，在主人身边紧紧地钩着索网。

“托普看见什么东西了！”其中一名乘客喊道。

立刻，又传来了一声大吼：

“陆地！陆地！”

被风一直吹往西南方的气球自拂晓时刻起到现在，已飞越了漫长的距离，足有好几百英里地，终于，一片高耸的陆地现了身。

但这片陆地还在下风向3英里处。少于1个小时是到不了那儿的，更何况还得不偏离方向才行。还要1个小时！此前为了让气球浮起来，不是将所有的东西都清空了吗？

真是个棘手的问题！乘客们清清楚楚地望见了这个坚实的小点，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抵达那儿。他们才不管那是岛屿还是大陆，反正谁也不知道这飓风将他们带往了世界的哪个地方！这片陆地，不管是人烟稠密，还是荒无一人，不管是殷勤好客，还是凶险难测，反正是去定了！

可到了下午4点钟，气球显然已无力支撑，几乎擦着海面在飞。

巨浪的浪巅好几次舔舐着索网底部，使之平添了重量，犹如鸟儿的翅膀绑上了铅块，气球已升不起分毫。

半小时后，与陆地相距已不到1英里，气球已疲疲沓沓，皱皱巴巴，上部的气体已泄漏殆尽，抓着缆索的乘客也就越发显得重了。很快，气球就扎入了海中，狂怒的浪涛猛地砸向他们。气囊变成了一只口袋，风将它吹得鼓胀，像船一般将它往后推去。看来只能这样靠岸了！

但在相距两链¹远的地方，传来了可怖的叫喊声，那是瞬间同时响起的声嘶力竭的嘶吼声，经久不息。再也无力上升的气球刚才被狂暴的海浪拍打之后，竟出其不意地弹跳起来，仿佛瞬间又身轻如燕，重新升至150英尺的高度，与空气中的气旋迎头相击，但风并未径直将之吹往海岸，而是使之往与海岸相平行的方向飞去。两分钟后，气球斜刺里飞抵岸边，最终回落至沙滩上，远离了海浪。

乘客们彼此搀扶，好不容易从索网中脱身而出。气球摆脱了他们的重量后，又被风吹走，犹如恢复片时活力的受伤鸟儿，消失在了空中。

吊篮内应有5名乘客，外加一条狗，但只将四名乘客抛到了岸上。

不见的那名乘客显然是被拍击索网的海浪裹挟走了，一身轻松的气球最后一次往上升去，但没过多久，又回到了地面上。

4名空难者——这个称呼恰如其分——刚踏足地面，便发现少了一个同伴，不禁大喊起来：

“他说不定正在往岸边游！快去救他！快去救他！”

1. 计量海洋上距离的长度单位，十分之一海里为一链，合185.2米。

南北战争中的插曲 — 工程师西鲁士·史密斯 — 吉迪翁·斯皮列特 — 黑人纳布 — 水手彭克罗夫 — 小伙子哈伯特 — 令人始料未及的建议 — 晚上10点的会面 — 在暴风雨中出发

刚刚被飓风抛到海岸上的这些人，既非气球飞行员，亦非航空探险迷，而是些战俘，他们胆大包天，逃出牢笼，却又落入了这样的境遇。他们本来够死个一百回！那撕裂的气球本会一头扎进深渊里去，但老天却偏偏要让他们经历一番奇异的命运。在南北战争的血雨腥风中，里士满是分离主义者¹的主要堡垒。3月20日，逃出被尤里西斯·格兰特将军²包围的里士满后，他们在空中飘了整整五天，如今与弗吉尼亚州的那座首府相距已有7000英里地。

他们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越狱的，谁都知道，越狱者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1. 分离主义，目标是从现存的主权国家中分离出一部分领土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分离主义的核心推动力一般是来自该国内的某少数族群，并且该族群有自己的集体认同和自己宣称的家国领土(homeland)。

2.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 1822年4月27日—1885年7月23日)，美国军事家、陆军上将、第18任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从西点军校毕业的总统。在美国南北战争后期任联邦军总司令，屡建奇功。

还是在1865年。2月，格兰特将军想要攻占里士满，但好几次都无功而返，其中一次进攻，他手下的好几名军官都落入了敌军手中，被关在了城里。其中军阶最大的那个人在联邦参谋部任职，名叫西鲁士·史密斯。

西鲁士·史密斯原籍马萨诸塞，是个工程师，一等一的学者，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委任他负责修建铁路，因为铁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地位。他是个真正的美国北方人，体型瘦削，骨骼粗大，约莫45岁，须发灰白，留了撮浓密的唇髭。他异常聪明，天生就是个将才，双眼炯炯有神，双唇紧绷，不苟言笑，一副军事院校学者的派头。工程师也是个干体力活的好把式，如同那些出身行伍的将军。他不仅头脑聪明，双手也格外灵巧，而且肌肉发达。他这人行事果断，思维缜密，精力充沛，百折不挠。他教养颇佳，讲究务实，套用法国的军事学术语，就是“懂得随机应变之道”，这是一个相当优秀的特质，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都能掌控自己。精力旺盛、不屈不挠、意志坚定这三个特点使他浑身上下散发着坚毅果敢之气。他将17世纪奥兰治的威廉¹的那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即使毫无希望，我也毫不气馁；即使难以成功，我也百折不挠。”

西鲁士·史密斯堪称勇气的化身。南北战争时期，他身经百战。他投身于尤里西斯·格兰特麾下，成了伊利诺伊义勇军的一员，在帕迪尤卡、贝尔蒙特、匹兹堡—兰丁、科林斯的围城战中以及吉布森港、黑河、恰塔诺加、怀尔德内斯、波托马克河畔奋勇征战，不愧是那位口口声声称“我从不计算阵亡人数”的将军的手下。西鲁士·史密斯本来好多次数都会成为格兰特不屑计算的阵亡者中的一员，但他杀敌时虽然奋不顾身，机运却总是垂青于他，直到他身负

1. 译注：即威廉三世（1650—1702）。

重伤，倒在了里士满的战场上才罢休。

同一天，与西鲁士·史密斯一同落入南方军队手中的还有另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就是受人尊敬的吉迪翁·斯皮列特，《纽约先驱报》的“记者”，负责在北方军队中随军报道战事。

像斯坦利等英美那些玩命儿的专栏作家为了得到确切信息，使之尽快见报，会奋不顾身地往前冲，与他们相比，吉迪翁·斯皮列特也毫不逊色。《纽约先驱报》之类的联邦报纸影响力很大，派出的代表均为堪当重任之人。而吉迪翁·斯皮列特更是这些代表中的佼佼者。

他成绩突出，精力过人，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且才思泉涌。他跑遍了世界各地，既是士兵，也是艺术家，长于出谋划策，行事果决断然，为能洞悉一切，完全不会计较艰难险阻和身体的疲惫。他对各类信息、奇闻异事、未知之事、不可能之事充满了好奇心，他这么做首先是为了自己，其次才是为了那份报纸。他是个勇敢无畏的观察家，文章都是在枪林弹雨下挥就的，“专栏”也是在炮弹的呼啸声中落笔而成的，性命交关的危险成了他宝贵的财富。

他参与过所有战事，一手拿左轮，一手拿本子，炮弹丝毫不会使他手中的笔颤抖。他从不像那些没话找话的记者那样无休无止地发电报，每份笔记都极为凝练、清晰，洞若观火。而且，他丝毫不缺“幽默感”。黑河战役之后，他想尽办法在电报局的窗口前找位子，就是为了向自己的那份报纸传达战役的结果，他两小时发出的电报足足有圣经的前几卷那么长。《纽约先驱报》为此花了2000美元，就为他第一个抢到了这则新闻。

吉迪翁·斯皮列特身形高大，约莫40岁，须髯金黄，脸庞红润，眼光敏锐，洞若观火。他身材魁梧，摸爬滚打不在话下，好似淬过冷水的钢条。

10年前，吉迪翁·斯皮列特被《纽约先驱报》聘为记者，写了